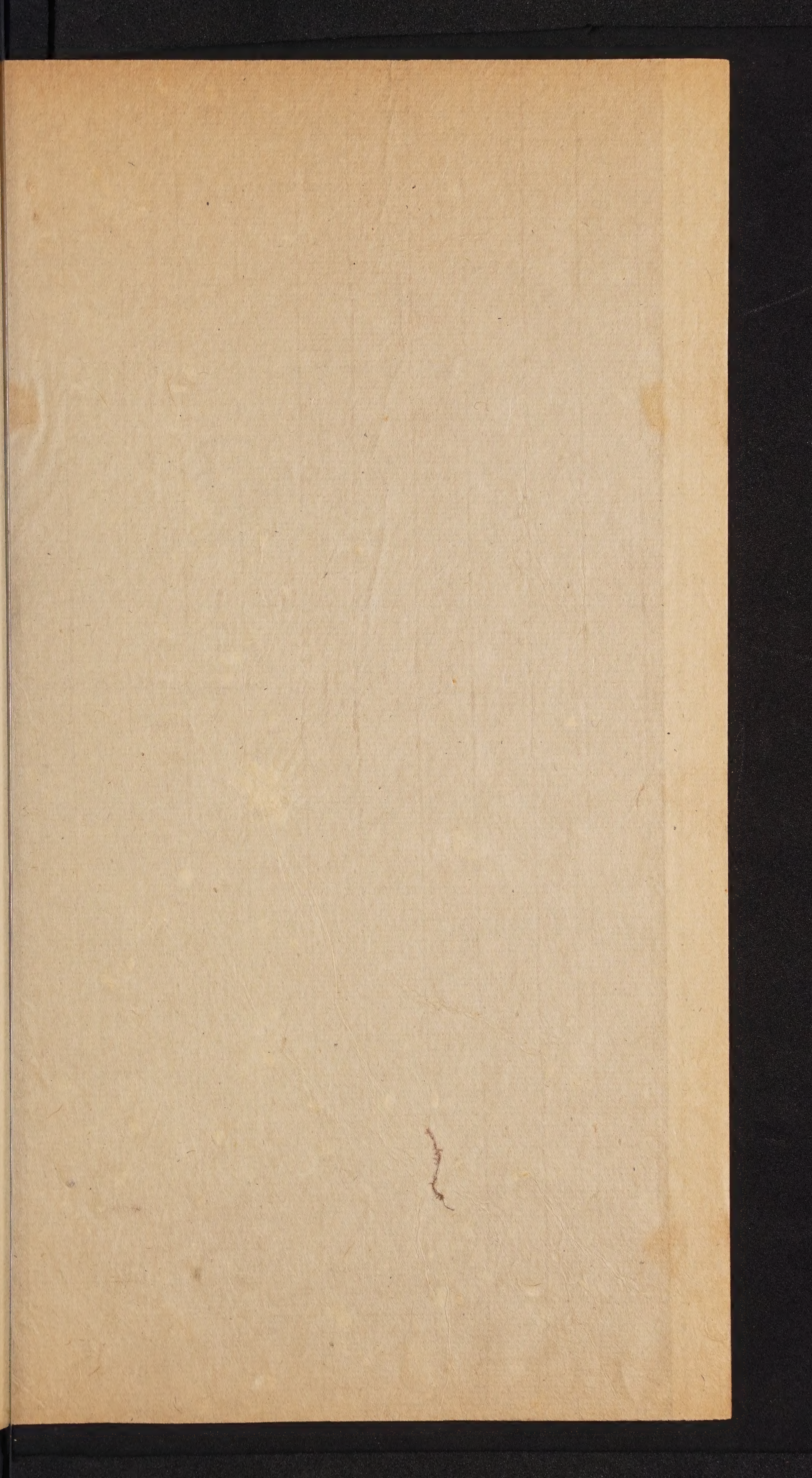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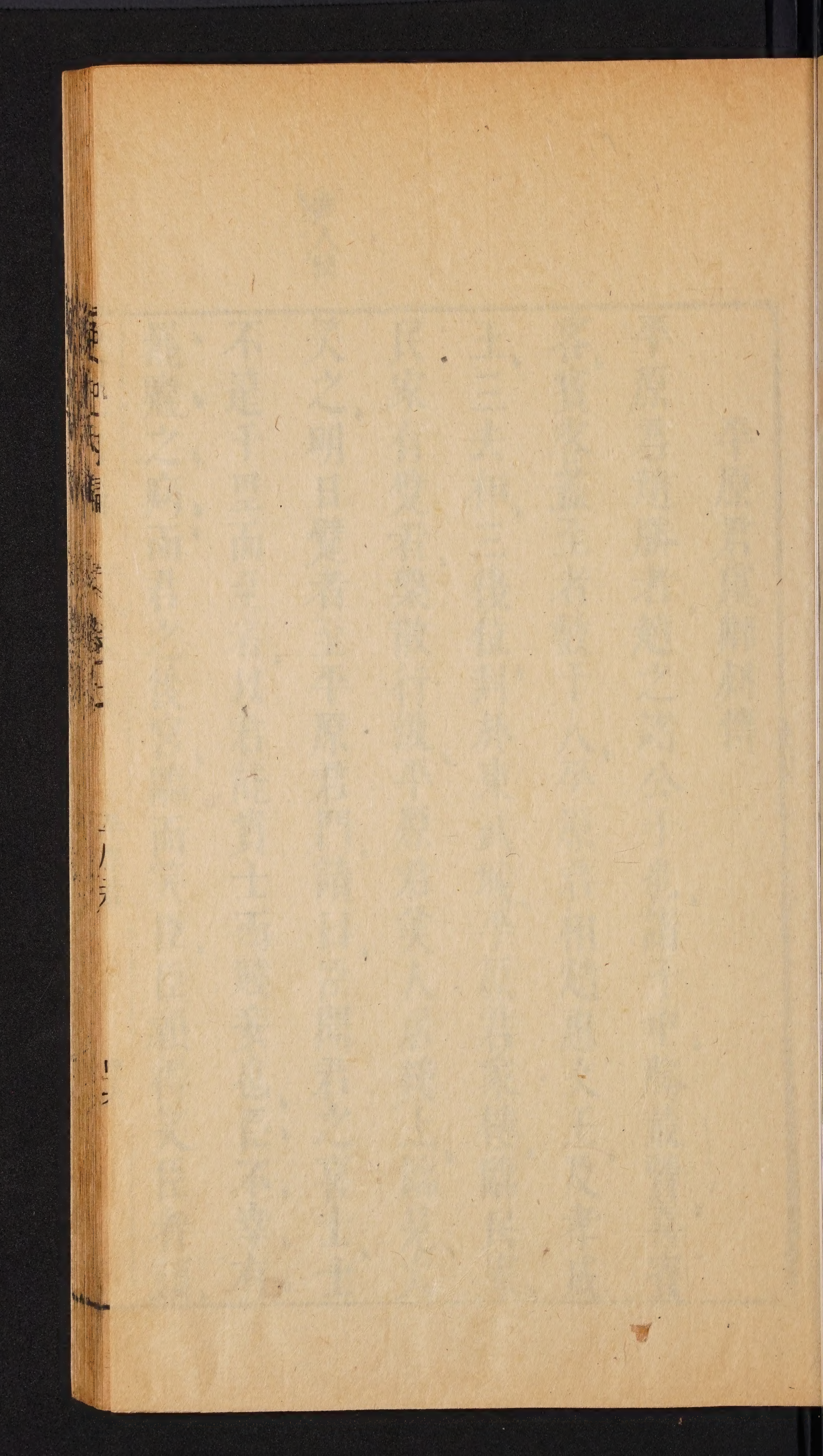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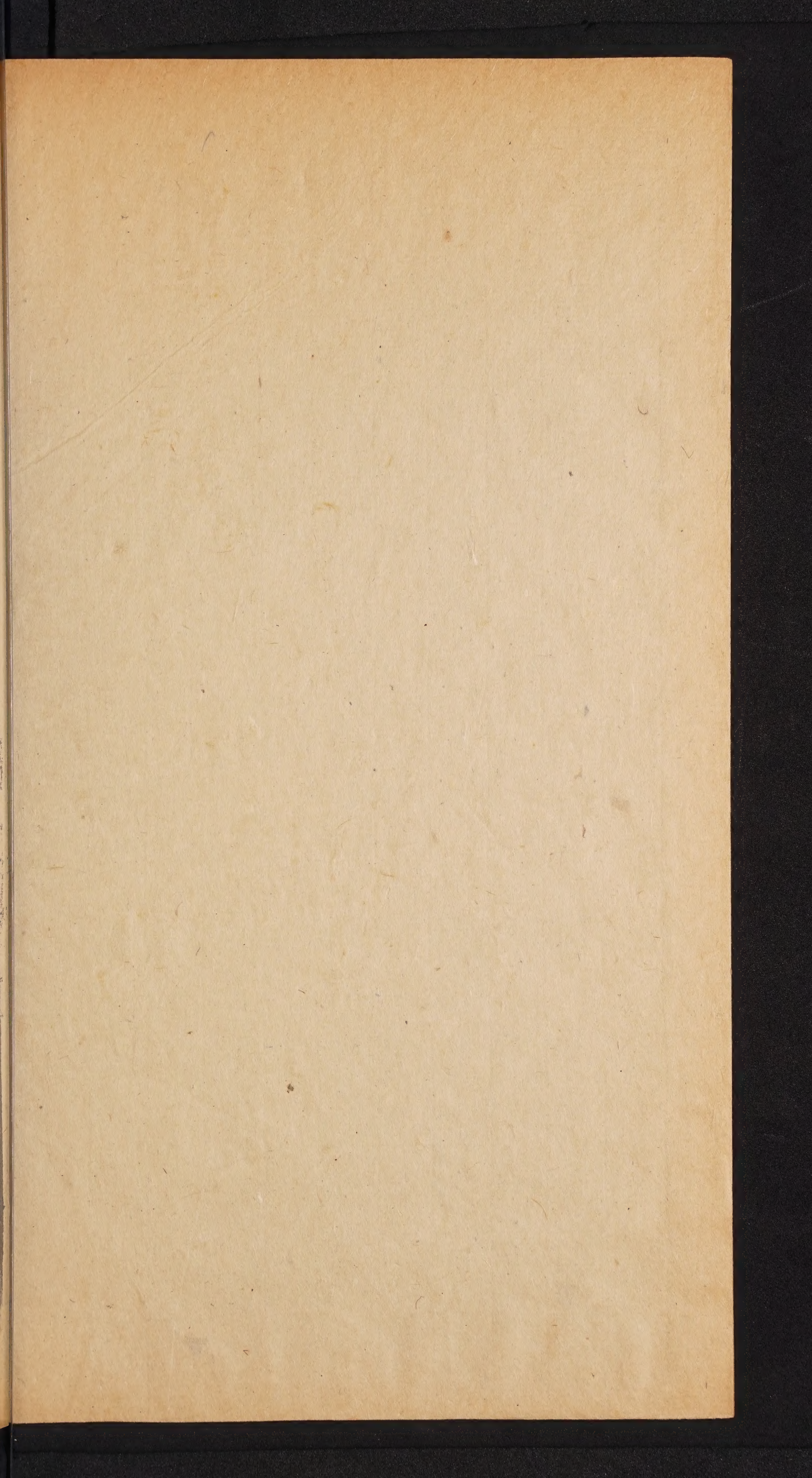








非人情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非事實

戰國風氣如此四豪風氣亦如此

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

平原眼低信陵便高

往往理上語妙

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句長有力）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志止此）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本意欲自見奇信陵便無）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此問）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

便見平原但以聲華索士彼士如韞櫝非時豈見哉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疊文如河下龍門然甚

三年澗澗有趣

此語氣乃直直乃奮瀾翻說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

懾其氣如迅霆之震物乃動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

激之使奮

指揮叱咤皆風雷

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理前語妙）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如響）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指揮叱咤形神俱見）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
俠客之態然去侯生遠甚
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
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
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旣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

義者能散

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

剴切慶者知節

綴公龍絀

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亾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

綴妙

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簦長柄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

制媾方在我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

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巳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長句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

如此剖決得明終自不悟真六國愚主

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必能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

未聞視人鼻息爲恐難能爲國者

拈郝語翻郝

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

雖於孔孟自反自強立國規模未之有及終戰國從衡利害斷案可謂工矣

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

埋伏

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

傾危之言能令人必信

四字乃本心

直如此愚

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四字最禍人樓緩直為秦計故刺其肺腸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

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

忽運本計綜前語

制媾在我

眞省解紛何其工也痛快

在趙矣樓緩聞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

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戸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

綴○下妙　轉展無端

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

結截不用一語○妙

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

○小○不○恐○亂　大謀何不工於謀身乎

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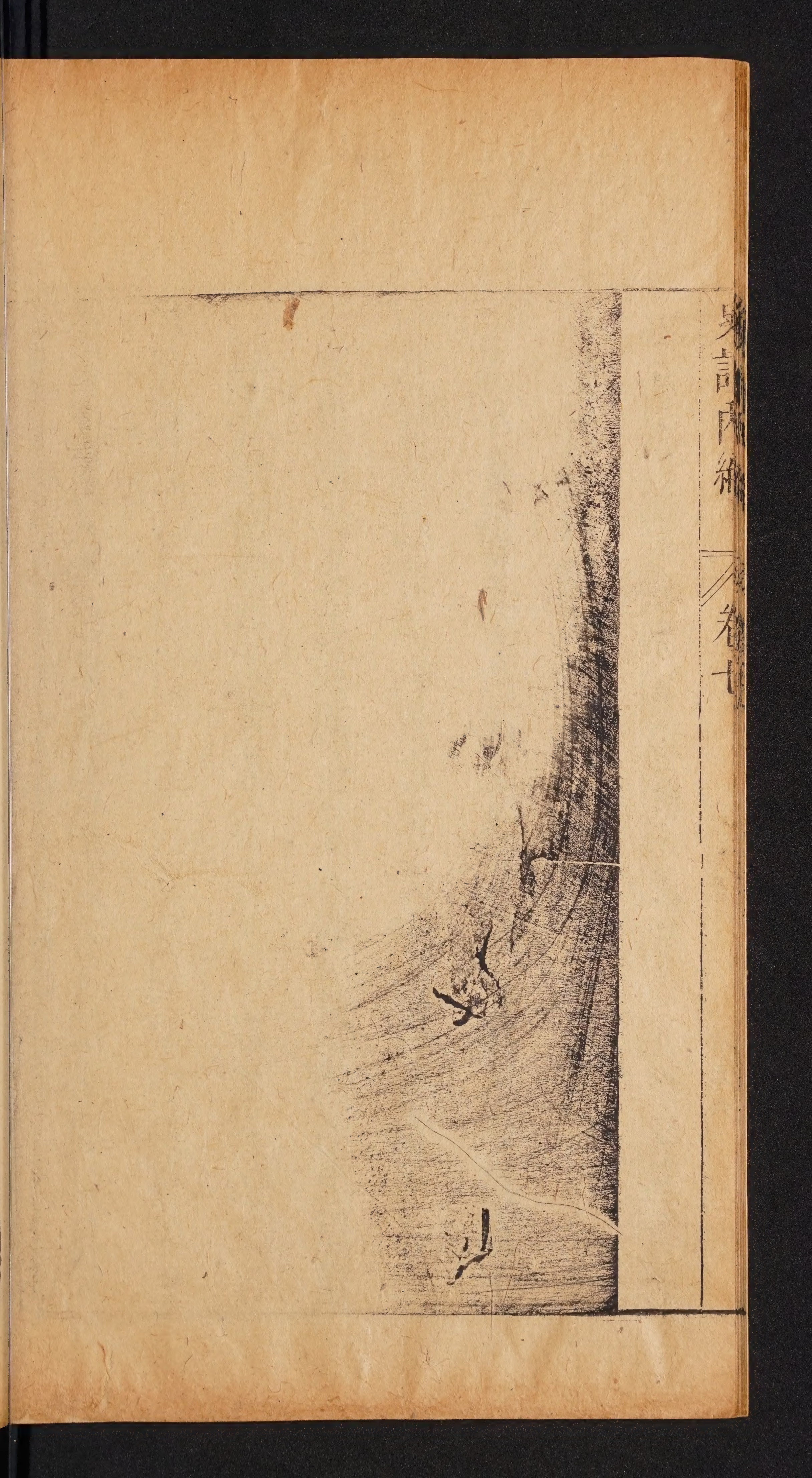
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妙在渾淪團轉不可方物

平原本不足道在濁世中亦錚錚佼佼者故曰佳亦猶不脫公子氣習曰隹公子抑揚曲當

馮亭事關趙存亾故不大傳獨具世家中然亦平原大昏故論特著焉

虞卿終



埋伏魏畏秦根

叙公子賢於四豪能爲國輕重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

綱領

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叙公子以賢沉忌於國

斷案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

遺以財不受

看他語脈喚起
又隆以禮
財可以得細
人君子惟禮
乃能致之此
一人之要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
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
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骨）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撇開）
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綜）

敘侯生遇公子曲折意態如在目前

盡收前未意

故曰爲公子至矣

埋根

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

語震喝甚

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
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
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

埋根

激機圓

人心慍更不可強使奮情也

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
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
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
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
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
不言之敍　遲回有情
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

世事在此老掌中搏又半晌不言言乃言最妙

圓

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屛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

此意中語烏得知其痛快

曲折有情

知其人能竊

古人矢無虛發

又挾此一著乃萬全又慮行乃道破

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
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
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又○能○知○其○人○必○為○竊○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
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
應前○何○功○之○有○
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
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
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

一畫前此策
俱無用故驚
而問

道破前公子
怪之之故

固古人爲知
己死之烈又
若激公子無
畏者丈夫丈

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

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

果如料

恩之也

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照發良心誠愧誠負亦通人之疾信如轉丸

良賈哉深藏公子亦善賈若也

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

仁而下士

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

眞仁而下士

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
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
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
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
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
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畢竟得力

畢竟得力

直破膏肓

眞如轉丸

揮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

頂砭膏肓

應前立自責

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

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冷語）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句法）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冷語）

信陵君終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

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illegible]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

至謀
格論

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

而忽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

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

陳地利甚辨

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

婉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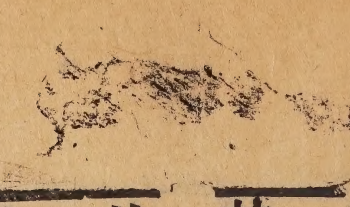
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

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音值）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候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歇意本為楚然實范雎遠交近攻之策秦用以并吞者殆如鄭國救目前之急而忘後害耳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



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黄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

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

秦人步步着

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

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園恐爭權何
語泄乎

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

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

噫夫世未有
幾無望之福
而不獲無望
之禍者也又
安所用無望
之人哉呂不
韋之與黃歇
是已用不韋
結妙甚

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
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
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
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終

瘥音醝

刑名二字斷盡鞅平生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

妙眞能料事奇中

疑逸既又勸寡人殺之二句

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

鞅斯者類嘗學帝王家言固自名知其道然非有本實也各之挾持浮說當矣

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

欲行暴行先
倡邪說然矣
口爛然矣

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誅心）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

王荆公變法亦每斥天下爲流俗如出一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格言

嚴告姦

嚴覈民力

嚴抑私鬬尚功

嚴抑末作尚本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亾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illegible]抑宗室尚功

變法但一味務力富強無一毫禮義仁恩意思

不下手議令者用貴者立

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

法王荊公所不及人人與乎

到此痛下手快心

哀哉帝王許導民紀治之

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告姦所致）家給人足（重農所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嚴私鬬所致）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

[illegible]借以毒
民也悲夫

[illegible]形勢彼已

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
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
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
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
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
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
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
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

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具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
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
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
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
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
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

格言

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

諷諭

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亾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格言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中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

事與五羖大夫反

格言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

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一語道盡）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記內編卷之七終

